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七四册目次

通紀纂十卷

〔明〕鍾惺等輯
清初刻本

明鑑會纂十五卷

〔清〕朱國標撰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豫變紀畧八卷附一卷

〔清〕鄭廉撰
清乾隆瞿瞿室刻本

中興實錄不分卷

〔明〕不著輯者
舊鈔本

永歷紀事一卷

〔明〕丁大任撰
清道光古槐山房木活字荆駝逸史本

絲綸錄六卷

〔明〕周永春輯
明刻本

通紀纂十卷

〔明〕鍾惺等輯

清初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通紀卷

卷一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至九年

卷二

太祖高皇帝洪武十年至三十一年

惠宗讓皇帝建文四年

卷三

成祖文皇帝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昭皇帝洪熙一年

宣宗毅皇帝宣德七年

卷四

英宗睿皇帝正統十四年

代宗景皇帝景泰七年

英宗廢皇帝天順八年

卷五

憲宗純皇帝成化二十三年

孝宗毅皇帝弘治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正德十六年

卷六

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五年

穆宗莊皇帝隆慶六年

卷七

神宗顯皇帝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泰昌一年

卷八

熹宗哲皇帝天啓七年

悊宗端皇帝崇禎元年至十年

卷九

懷宗端皇帝崇禎十一年至十七年

卷十

以上通共二百七十八年

錢程曰孟子云天下萬物一齊物者

不貴殺人者能一之觀此信然

諸將奉上為吳國公○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上親至龍

一時上為元

可等長視

一時秦從龍

迎之以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心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悉

容

左右皆不知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之從龍字元之洛陽

○時張士誠據有平江擅稱名號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牙僉與弟士穩

俱以灰帶私鹽緣為奸利士誠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因亂據高

郵稱王至是攻陷平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為勁敵上遣

使以書通好士誠得書不悅拘使不還昇以舟師攻鎮江元帥徐達

禦之設伏擒其弟張九六九六即士德集驚有謀士誠陷諸郡凡

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沮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遺書

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殺之○華寧龍等復敗士信兵於舊館士誠

嘉善山乃來書請和上復書數其開黨之罪且約歸我使臣將校

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上克寧國擒其元帥朱亮祖初立太平

時亮祖來降上喜其勇力何復叛數與我戰諸將弗能當至是被

獲上曰爾當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令渡

河○攻常湖兩州克之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于元雖授大尉之

銜而城池甲兵器械皆自擣如故○元至正十八年以康

元使上諭曰理財之道漢先於農事故命商此職務在昔世得

張士誠降

于

田使

上諭曰

理財之道

漢先於農事

故命商

此職務在昔世得

宜

此

職

務

在昔世得

宜

此

其部屬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蘇近建慶龍江之役，所獲長張。雄毛
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視吾諸將恩均我一及。其有功，並膺厚賞。此
數人者，自視無復生理，苟待之始此，况知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
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當參為計。陸瑞得書，遂決意遣使奉

其部屬而負其未歸之心哉。且尋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雄毛等
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視吾諸將恩均一。及其有功。並膺厚賞。此
數人者。自視無復生理。苟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委
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當參為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使奉
詣九江降。上遂發九江如龍興。即南。呂廷瑞等來迎。上慰勞
之。俾各仍舊官入城存恤。眾寡獨召。父老人民。諭之曰。自古攻城
掠地。民罹其災。今爾人民。得保骨肉。無所苦者。皆承相胡廷瑞。灼見
天道。先機未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之供。爾民甚苦之。今
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難勞。但當務事奉業。為吾農
士民皆

金華古鑑

宋即率兵馳赴至蘭谿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上
既定洪都乃率胡廷瑞還建康降將祖宗僅秦拔回據南昌知府葉
琛迎戰於市死之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
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得其地是去陳氏一臂矣○
平章鄧榮以功驕蹇有覲覩心遂與趙繼祖謀伏兵伺之上聞兵欲
為變金風吹旗鵠帝衣之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不得發遂為
宋國興所告帝召詰之具伏之帝念其同起兵濠梁不欲即誅嘗
問秦曰榮等凶悖縱主公不憲殺之衆等棄不與之俱生上不聽

昌友誼聞南
已命具酒飲食之。淳祐與訣皆就誅。安封人曹良臣率衆歸附。上曰：「良臣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其誠可嘉。命為文辭行省簽駁。○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江，聚以蘇湖地。犯錢鏗，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東豫氏如囊中物。會友諒復來侵，上遂決計伐陳氏。○朱為正、宇南、吳友諒，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舉淮直抵城下，其氣甚銳。用雲梯百道，進攻撫

州門外城壕三十餘丈。宋文正公、鄧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壕僅完。間既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宋文正乃遣千戶張孟明、趙建康、
急復詐遣軍士號捨死王者，誘友諒。答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戒。及期，城守如故。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宋明至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宋明還，為友諒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降，非但某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止。』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摶擗判殺之。大正等聞之，守益堅。○友諒圍南島，十餘日，上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友諒始解圍，東歸。鄱陽以迎我師。友諒遠奔，終我望之如山。我望舟小，快于仰攻，往撫

卷之三

宋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得其地，是去陳氏一臂矣。」○洪都乃率胡廷瑞還建康，降將禪宗、廣泰、坂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近戰於市，死之。徐達兵至湖廣港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得其地，是去陳氏一臂矣。」○平章鄧榮以功驕蹇，有覬覦心，遂與趙繼祖謀伏兵伺之。上聞，兵欲為變，金風吹旗鵠，帝衣之。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運榮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帝召詰之，具伏謀。帝念其同起兵濠梁，不欲即誅。常遇春曰：「榮等凶悖，縱主公不憲殺之，衆等素不與之俱生，上不獲

昌友誼聞南
已命具酒飲食之。淳祐與訣皆就誅。安封人曹良臣率衆歸附。上曰：「良臣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其誠可嘉。命為文辭行省簽駁。○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江，聚以蘇湖地。犯錢鏗，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東豫氏如囊中物。會友諒復來侵，上遂決計伐陳氏。○朱為正、宋南豐、友諒，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舉淮直抵城下，其氣甚銳。用雲梯百道，進攻撫

上親執旗四麾宋師猶却罪與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

不用命也此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令諸將乘風縱火焚其戰船

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陳普畧皆焚死○友諒欲退保鞋山我

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而遁海曰湖水淺舟難回旋不

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曰請移

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夜之敵糧且盡冒死突出繞江

下流欲隸禁江逃回上麾諸軍追擊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

矢貫睛及顱而死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

復立理為帝○初鄱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一日被圍莫解指揮

韓成請服上驚詫冠冕對賊衆投水中圍乃解又一日方與友諒

鑿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驚起四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

聲呼曰難星遇可更舟上悟急更之未半晌舊舟為敵砲擊破矣

先是是有周顥者舉錯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上必曰告太平上厭

之命還以齋禪新婦之火思啓視顥正坐宴然至是征陳友諒

上問此行何如顥應聲曰死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顥

仰視文之曰上面無他的徒行至皖城苦無風間顥曰只管行

曾有風無胆不行便無風行不三里果大風係忽達小孤後一如其

言○元至正二十四年李善長發使以功德日隆屢蒙勅進

金木相犯

日庚辰

友諒生

文氏

不允乃奉上即吳王位○上親視師南昌遂降將羅衡入城

陳理使降理遂銜璧而袒率張定邊降上憐之諭慰友諒父母兄

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子資糧背俾自隨封理為歸德侯城中飢用

命給粟賑之○江西以陳友諒錢金床進上觀之曰此與孟昶

寶滿器何異陳氏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建忠臣祠於鄱

陽湖之康郎山祀趙德勝葉琛張子明等死事之臣祔有四人

○時江西湖廣皆平張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致

夫葉德斯蔡彥夫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耳

被入瞞過歲九四士誠行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被人瞞者乎

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恭葉一朝西

風起乾坤○禁種林以塞造酒之源○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事

不盡傳於後世自漢武帝好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吾每取孔子之言

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

師也○上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為未可獨徐達曰張氏驕橫暴殄

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呂伯奢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五

卷三參軍迂濶書生不知太計臣奉上威德聲罪致討三吳可計

日而定。上喜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乃命徐達為大將軍帥師等
十萬伐之。陸行。上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母母辯榜掠母妻殺戮。
母發丘壠。母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再
拜受命。帥將登。上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常遇春曰：「遂巢者，

必廢其巢去鼠者必薦婦女此行當直搗始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益貳與張天興濱原明等皆相為手足士誠苟窮蹙天興輩惧僥幸必拼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大興出湖州原明出杭州何以聽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弊卒命羽翼既除然後移兵姑蘇庶幾萬全諸將歡服已而師至湖州

張士信發兵為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祺遂舉城降○李文忠歸下浙江杭州守將潘原明遣員外方彞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縛我乎葬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逼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未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遂引入卧內歡笑歎接朝日原明果封府庫錢糧出降文忠入宿於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殉由是内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徐達會諸將進逼姑蘇士誠引兵來拒大戰於尹山橋敗之又敗之於鮀魚口遂進圍城城中震恐○自是小明王韓林兒死○元至正二十七年上改為吳元年立宗

宋文武科
殿試杜橫○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天不雨上減膳素食既而大雨
群臣請復舊上曰尤旱為灾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苗稼焦槁
必多繼食奚能甘味○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上即皇帝位止
不許○張士誠被圍既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鑿門欲
奔常遇春營遇春先命王弼馳鐵騎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
士誠兵大敗士誠馬驚墮水屢不較與入城勢益窘○姑蘇圍急聲

其首而死城中大震徐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閹門斬秦城
兵將皆陸續來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竝附全城士誠見兵敗
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
乃積薪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縱火焚之劉氏乃自縊死

其首而死城中大震徐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閹門斬寨城
兵將皆陸續來降將士誠軍大潰諸將遂竝附金城士誠見兵敗
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
乃積薪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縱火焚之劉氏乃自縊死
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以理曉諭反
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至舟中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
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
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上猶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韓信曰士誠好窮力竭猶背城百計及被獲終不屈而死其暴虐之氣殆與項羽相似

張士誠既平，召知政事張祀，上書稱誦功德，謂群雄既平，宜及時為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領之，會祀陰事覺，命誅之，令於達為心。○大子玄、二女、一妾，同歸高麗。

○命徐達為征大將軍北取中原。胡惟瑞為南征將軍取福建、湖廣、楊瓈為德興取廣西。○上既遣諸將復先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皆中國居內以制四方，未聞以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元入主中國，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況其臣子廢壞剛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奉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亂兄，至於弟殺兄妻，子殺父妻，其於倫常濁亂甚矣。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汗脣焦地，雖曰人畜所致，實天厭之。德而棄之。

也此時當生聖人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予李淮右布衣，因亂為衆所推，奄有南方，視中原無主，深用痛心。欲還，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明，無秋毫之犯。蓋中國之人天命，中國之人安之。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者，與中國之人無異。○方國珍乞降，初國珍之降也，約云杭州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善，上屢書責之。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薛巡國珍，使遁入海島。至是勢窮，乃奉表乞降。湯和遂圖珍於海島，殺之。○洪武元年戊申，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立妃馬氏為皇后。上初渡江時，太祖嘗謂群臣曰：「今豪傑並爭，誰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古今皆然，惟有此高識。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為皇后。上目謂侍郎

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燕麥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以
朕念皇后起布衣嘗倉卒自忍飢餓糗餅食朕比之豆粥麦飯

國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諾，外能釋嫌，趨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輒怒歎郭氏，慰悅其意，公欲危朕，后乃為寬解，卒免於患。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郭惕然家之良妻，猶固之良相，豈忘之深哉？朝因以諭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許。」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汴梁元使守陳州上以書諭君弼曰予之國乃是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是下丘壑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今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足下雖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是下能憐然而來予當棄前非待以故舊明天理人心無不順矣君弼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廢泣益

廖永忠兵至廣東、元分省左丞何真奉表歸附、復進攻德慶、元守將
葉城走廣東悉平。○命工画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
事為圖以示子孫。○蘄州進竹簾却之。○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
為政。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
成四百年之業。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
皆所以生物也。雖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肅殺、馬然皆暫而不
常。向使嘗憲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上嘉納。

追念宋
陳定山
其致誠情愛尤深得納誥之禮也
一
新宮制旨
書大學衍義子而歸
立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大夫。○上居新宮初建時，上見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曰：昔堯茆茨土階，可謂陋極。然稱德必以堯為首，何必極雕巧以掩天下之力也。既成制皆朴素，命博士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廊間曰：前代宮室多繪畫，今書此，朝夕省覽，豈不愈於丹青乎。○胡廷瑞等脩元汴開路，守將陳國泰約款，於是福建悉平。○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曲臺致祭。

大聖人作用自是不凡子

東平元集

上命諸將進取元都而師至通州元主

之我太祖功蓋千古矣

卷之三

之時，潼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進取元都，既而師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惧，集群臣會議，欲避兵北行。參閣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毛色如火，急引刀刃追尋，至七台天平，乃失。

此元主崩而真后官禁嚴密。其制仰承至山陵天子可以告用膳。上都。留葬。豈可復作微欵。御壁求活耶。遂奉三宮后妃太子。夜半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大兵至燕京。大將軍徐達封其府庫圖籍。及

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皆令商者。據持燒令士卒。毋得侵暴。本
民安堵。市肆不移。初元主嘗以園祚問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必處。
惟國弟並行。乃可憂耳。至大明兵至而亡。○上出視園丘。太子進
行。令遍閼農家曰。農終歲勤苦。服食不過如此。故令爾知之。無過爾。

卷之三

詔乘輿勿飾金玉。有司曰：此小費不足斬。上曰：小費不斬，大用將至。○江西參政陶安卒。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舉人，以為盡職耶？命黜之。○司天監後改欽進元圭所製水晶宮，刻漏備盡機巧。上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誠亡？命左右碎之。

卷之三

庚西進

為文無古
津詠

卷六

江河志

卷之三

之我太祖功蓋千古矣

劉基謝政歸人以方之張葛張良上念昔同患難復手招至前贈
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無
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乏矣○前奉使汪河自陝歸河自
癸卯奉使被拘至是凡六年抗辱不屈完節東歸上嘉之擢爲吏
部侍郎○上指宮中隙地示太子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
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二年己丑元舊臣問其政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本窮
以失之上曰步急則躡絃急則絕民急則剝居上之道正當用寬

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寔非寃也○上謂李
同曰古人為文或以為道德或以通世務即典誥之言皆明白易知
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
文士不究道德不通世務立辭艱深意寢淡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
何俾寢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詔修元史。○陝西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眾。群臣皆賀。上曰。使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乃為國家之瑞。豈以物外。○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無

康郎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
捨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可安
春卒，上聞訃，震悼，詔痛念不已。追封開平王。謚忠武。親建祔
廟哭而還。上曰：「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命配享太廟，○命
太廟祭。」上曰：「古褒丘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未識此。孔子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器宜集平生所用。○功臣廟成後。學
命廟主立。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凡不許有二人。○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將
武帝尤重。二三元將尚侵櫳邊境。高士致書元主曰。君遠將臣。張恩遺李思格。

王孫保三歲者卒焉。謂魏徵曰：「秦晉並稱，殺民遺孽，朕前無

思君前日宗社真安國用實寄尚不能削平群盜今遠寄涉漢欲據之
唐之社沒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宋國雖為我有外威附若發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時君即逃遁亦復
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昭示機策改圖易慮安今順天以存一統
亦亦善矣第其圖之○甘露降於鐵雀宮後慈林樹之上宋濬作
以獻○以潤貞為利部尚書○上諭曰刑以輔政慶莫不孚安命
而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皇朝嘗言亦曰與錢不義豈得不然

之。○殘元王保保知大軍南還，來襲蘭州。○夏昌府都督于光輝、拔頭
死之。既而保保惧大軍至，亦引去。○上欲以楊靈為丞相，劉基與
之。○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基曰：「宦者有財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
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豈無敵乎？」○上曰：

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湖惟庸何如基曰此
猾○將債輸而破產矣○上曰吾之相無諂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諂
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惱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悉
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免其可也○
程子曰者固不獨在誠相體明於人其
一念德盡可謂知無不苟與不妄念念在全念念在全念念在全
李文忠成所傳列伯等獻策師上許彼亦為兵主耳事狀至此情
有可矜遠釋之仍賜冠服

三年，成命李大忠為征將軍出北平攻元上都。上特後花兒
木、鶻翼、喃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
卷一百一十一
危素謫居和州。素撫州人，初元亡，與同邑黃罕約死於難。
○○○
授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
死是六國史也。徐達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至是，
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微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自稱老臣，上取其手，曰：「吾無忘汝。」
是滿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愧頓。素在汗漢時，每取高
上曰：「是滿耶朕將謂文天祥耳。」

